

# 蜂巢

## 蜂巢

馮青

### 《皇后咖啡館》

那裡本來有一些七里香和桂樹的，不只是一些些而已，那裡原有一排用七里香築的圍籬還有噴水池，幾乎有一個世紀之久，人們習以為常的在夏季聞到濃郁的桂花及清爽的七里花香味，香味瀰漫了整個春田街及巷道。

在南風吹拂了一個多世紀之後，為了擴充周邊的街路，土地被徵收，有些巷弄變成了街道，皇后咖啡館的水池被填平，圍籬剷除，成了柏油路及紅磚道，七里香及桂花樹也不見蹤跡，那已是 1970 年左右的往事了，但是，經過整建後的皇后咖啡館至今仍保留住前門的兩根羅馬型圓柱，縮小的院落中有些眼睛永遠為之一亮的韓國草皮，草皮上如今多了一座雕塑。

在 2000 年之後。皇后咖啡館：一棟孤立在二十一世紀的十九世紀後巴洛克風的建築，門上用鋼筋鑄模加以雕飾的風格卻非常後現代化。

因此每到午後三時，皇后咖啡館一定魚貫的平凡而又不凡，老客人仍然就是那些老客人，新的熟客不多，在這樣的城市裡懂得光顧或推門進來的客人就是一種不凡了，喇叭裡的音樂若有若無，談興也變得非常低沉。

惟茵從櫃台裡望著客人，大廳裡一位胖臉的熟客，正在用他那嘟嘟的手指端起咖啡杯，如果記性不錯的話，那是一杯義式無糖黑咖啡，胖客人用他厚厚地唇說他不要加牛奶，這個老掉牙的習慣她們當然知道，也省掉侍應生還要把福樂鮮奶灌進英國骨瓷尖嘴盛奶杯裡的麻煩，咖啡更是老闆自己的食品公司從西非或義大利原裝進口的咖啡豆。

每到下午人客稀少的時候，磨咖啡豆的工作一定落在惟茵的身上，手磨咖啡機要比電動的來得優閒而無噪音，但不適於大型的咖啡館，但是惟茵喜歡用，忽然間，她看到那個胖客人對著他一起用餐的朋友打恭作揖起來，緊接著從對方手裡接過一張像支票的東西，她似乎隔著距離仍能看到他額際閃閃發亮的汗水，他們不用網路劃撥嗎？那個胖子用那隻像她們家客廳招財貓般的胖手微顫的接過支票，她家客廳裡擺設的那隻日本招財貓和這隻鮮活的胖貓，這樣並時性的比較頓時間讓她微微牽動了嘴角的笑意。

不，放眼望去，這些面對面有些談興不佳或意興闌珊的客人，就算爆出了笑聲也是很即興又短促的，看起來那些客人有點像在時間裡昏昏欲睡的貓，讓

# 蜂巢

《皇后咖啡館的憂站在櫃台內的惟茵也有些難以排遣。

對於皇后咖啡館來說，從延平北路那舊名豬屠口老街到迪化街，這漸西的陽光好像變成一道不變的宣示；這個午后時光也永遠會是一道恆古的重覆；整匹的烈陽像塑膠布一樣覆蓋在盆地上，熱氣流被封在塑膠布裡無處可逃。

等到四點一過，廚房的下手會在這個時間陸續的回籠到流理台做些該作又整年不變切切洗洗的工作，在老師傅沙西咪趁空檔出去摸兩把尚未進廚房之際，廚房的洗菜切菜聲漸漸開始有骨力起來，此起彼落的吆喝穿動屋宇，連外場都聽得到阿金嫂罵洗碗工的聲音。

而外場右手面西的落地窗上這時一片晃蕩蕩的金陽，劇力萬鈞的，像師傅三色牌上五顏六色的火馬，在這已經落魄的城市邊陲的春田街一角，師傅還在博命「拔轆」摸那最後的兩把，四點之後的陽光仍然能恣意的穿牆入室，進入這座後巴洛克式遺風的咖啡古墓。

惟茵覺得自己有時活像個守墓人，雖然門外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台階上那兩隻羅馬形狀的圓柱此刻已被夕照鍍成奶油金，古墓的意象卻讓這金碧輝煌的時刻格外濃烈，這不得不歸因於那滿室的油畫及不厭其煩的仿歐洲王室的古典家具，叮叮噹噹像水鑽一樣掛在冷氣房裡的西班牙樹枝型的玻璃吊燈，燈架上也許閒吊著上一世紀死不透的幽靈，老迪化街就在春田街的左後方，種種喧嘩過的年代依稀像車聲裡的海潮，每天都有一種曲終人散的感覺，時間邊走邊留下了陪葬後的剩餘物質，一陣氣旋，物是人非的巨大落寞，光裡浮游的灰塵，在空氣中飛舞盤旋猶不肯離去。

《烏糞大樓裡的天賜》

再一次的惟茵被這夏季西墜的陽光所驚，甚至；莫名的悸動，在橙金色的火紅裡湧動那鑲著金邊的強勢光譜，一窩蜂遍布在咖啡館四周的角落。

這雷射一般的光線有時又像五顏六色的水光在古墓裡靜靜湧動。

咖啡館對面，一座高齡半個世紀的五層樓建築在某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才被怪手剷除的一乾二淨，幾次大雨之後空地野化的速度驚人，半人高的野草及手臂般粗的野生荊桐還有刺槐，如今也浴滿了台式的烈陽。

而這烈陽以前被一棟建築所擋，幾乎半個世紀它和皇后咖啡館無緣正式的接觸。這棟五層老公寓，不，應該算上第六層加蓋的違章建築在內，半個多世紀以來雖然用它的整片後牆對抗著夕照，公寓內用甘蔗板隔成的房間卻仍然悶熱溼黑伸手不見五指，侷促而黑鴉鴉的廉價房間大致租給收入微薄的外地人，甚至有些女房客竟是暗娼之流的也在此盤旋了許多年代，每個隔間裡的房客，來來去去的數十年之間，自殺的不知所終的，從南部中部東部上來台北打拼的舊年代，有幸找到這棟大樓，多少喜不自勝，自覺是已身在大稻埕

# 蜂巢

的人並不多，樓梯間最常聞到的是數天前及現時之際，因為通風不良而飄著永不消散的泡麵及垃圾袋裡便當的酸腐味。

在這棟斑駁破舊不堪，外形像被烏糞塗過的舊建築裡住過惟茵的一位朋友，東部上來打拼的莊天賜，他居然變成了皇后咖啡館的常客。

天賜最愛來皇后這裡聽柴可夫斯基及馬勒，在惟茵看來，這兩個音樂家和天賜早期的生活簡直大相庭徑，從當完兵剛上台北到如今四十好幾的莊天賜，你終於看到叫人很難比喻但雜揉成一團的天賜；柴可夫斯基、馬勒、舒曼…、孟德爾頌的斷音及跳躍、加皇后咖啡館再加上莊天賜喜歡的爵士樂、日本演歌，幾乎成了一種很老台又很拼貼的鹹肉大餅。

皇后對天賜來說是聽不完的古典音樂及爵士樂的地方。

這和惟茵她那整年往中國跑說起話來捲舌一天到晚行、行、行啊的舅舅胃口不同，而上來台北二十多年的天賜，用工廠剩下的舊鋼筋及青銅翻模做造型藝術，也開過幾次不可能轟動的雕塑展。

他從一個機械技師變成了一個雕塑及裝置藝術工作者。

天賜有一種很獨特的習慣，他好像除了東部的幾個老同學和惟茵之外，幾幾乎是獨來獨往的時候多，雖然也可以混在人群堆裡，悶不做聲的時候居多，你幾乎忘了他的存在，在惟茵看來這是一個愛生悶氣的怪咖，但也是惟茵少數幾個可以聊天吵架拌嘴的朋友。

皇后老闆娘林靜敏未去世前，天賜就是常客了，一有空就會坐在角落悶頭看「藝術家」、老的「雄獅美術」這類的雜誌及靜敏收藏成套的畫冊，喝不加糖的黑咖啡，可以品一些紅酒甚至龍舌蘭卻絕不碰菸，惟茵伊靜敏阿姨會笑說：「這裡續杯最早的客人就是我們天賜了，噯！開風氣之先呢！」

靜敏阿姨也不菸，但皇后咖啡館以前多的是老菸槍，厝邊的鄰居會說她是吸了太多二手菸才會得肺癌的。

惟茵經常會想起她那未開口就已經笑開敞亮豐滿臉的阿姨，還有招呼人客時帶著母性的鼻音的n那種慵懶的尾音，她飽滿的額際有時出現的，和她白淨臉龐極不相稱的抬頭紋。

人家都說她看起來不像是在「白樓」那種仕紳人家出生的林鴻明的姐姐，但是她的確是林黃美幸的女兒。

就因為她和林鴻明的個性差了十萬八千哩，廚房的阿金嫂說：「實在的，一樣米餉百樣人」。

往後任誰都會想念她那和人招呼時又輕又亮又圓潤的像水珠滴溜溜轉似的聲音；她喜歡穿的印花綢，現代的紡織卻是大塊的粉色花卉和深藍水潭；帶點和服調子的日本時裝設計師的現代復古設計，走過你身邊時也有一陣夏季的和式風，讓你悠悠的清涼舒爽感盤旋不去。

靜敏不像她老公那般，看人盤算再打招呼，十足的生意人，當然更不會把惟茵當工讀生來用了，每次叫廚房做補品給惟茵補也一定留一份給天賜嚐。

她從不記得自己的家世有多麼與眾不同之類的事，彷彿她林靜敏就是這麼自

# 蜂巢

在的來到這世界為了要去照顧人的，雖然等待她的也只不過是些再平庸不過的事情。

甚至就連她自己的病似乎也是如此始料未及。

惟茵很想問她對自己及這一生是怎麼想的，但她始終沒有開口去問她。

靜敏去世之後天賜好長一段時間都不來皇后了，直到有一天，惟茵伊阿嬤叫阿金嫂去尋天賜到白樓吃飯兼有事相告，原來靜敏之前就說要把一本父親生前自日本帶回的「東京原宿建築御覽像」留給天賜的，卻一直忘了，直到林黃美幸那天整理一些遺物才想起這事，彷彿也是個契機，天賜終於在靜敏過逝之後來到白樓。

高壽卻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林黃美幸為瘦的脫型的天賜夾菜，噙著眼淚反過來勸他，那位像個孩子一般哭著的天賜啊你莫要再傷心了。

天賜阿天賜，身體裡似乎還住著一個沒長大的孩子！

包括惟茵自己也陡地發現，很多人其實都不自覺地一路依靠著靜敏的，包括阿嬤小舅或她自己和惟直，靜敏甚至暗地裡幫忙阿金嫂的女兒美婷在昆明街開店賣舞鞋。

像是冷不防地被抽去一張最好的底牌的這些人，多少有些卑鄙地依賴成性吧。從此要你不要隨隨便便去愛去信去依賴別人，這個習慣多麼難改啊。

靜敏的癌症拖了兩年多，髮都掉光了，惟茵覺得阿姨終於受完罪走了，也鬆了一口氣，靜敏不孕，沒有子女，這兩年照顧病人兼看店，惟茵變得駕輕就熟。

但是每當阿嬤哭靜敏的時候她則緊緊的抵住嘴不語，她的臉龐因過度壓抑而發白，看起來總是面無表情而且沉著冷靜也帶著愠怒，但是一雙眼睛深得像潭水，那是一雙在黑暗時代發光的眼眸。

她就是不准自己有淚似乎成了一種習慣，也不願意再度耽溺於過去凡事有人幫她擋著的無辜狀，她再也不會是孩子了。

自五歲起習舞蹈的訓練使她易操耐磨，但也把她的宇宙向里內斂裹得更為緊實，緊縮成一枚繭。

試著練習不去想些過去的事，並且循序拼命工作，可能是並且一定是她重要的功課，她試著學習連續性及靜下來思維，想用這來代替悲慟，不是常常很成功，但是總有些有進境。

那是一顆緊緊裹住千絲萬縷神經系統元的繭。

在繭的裡面；有一個聖母瑪利亞抱住從十字架上放下來的血肉之軀；滿身釘痕傷痕的兒子耶穌的事蹟，耶穌基督是不屬於這個婦人的，婦人哪！我與你何干？我非你的兒子，我乃是從父那兒來的。而咖啡館的音響正靜靜的流出聖母慟子頌的聖樂來。

「我的來我的去又於你何干！」惟茵有時慶幸自己不是阿嬤，怎麼命那麼苦？生死之事大焉，然她和弟弟惟直小小年紀就送走了自己的父母親，如今又走